劉氏鴻書

第二十三卷

世系部十四

方伎

朱建平　郭璞　李淳風

袁天綱　耶律楚材

滑稽

淳于髡　東方朔

外戚

梁冀

佞臣

董賢　李延年

宦官

魚朝恩

執拗

商鞅　王安石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三

明宣城劉仲達 纂
太史湯賓尹 删正

臣紀十四

方伎

朱建平

建平善相術曹丕爲五官將會客三十餘人丕問已及諸人年壽建平曰將軍壽八十至四十時有少厄願謹護之謂夏矦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有厄若得過可至七十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當有厄先此

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謂曹彪曰君據藩國年五十七當厄于兵初潁川荀攸與鍾繇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家而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騖耳何意戲言遂驗乎黃初七年丕年四十病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遂崩夏侯威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月上旬得疾至下旬轉瘥垂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欻見白狗問

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二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淩通謀賜死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今日死帝乘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殺馬

郭璞

璞字景純聞喜人好經術博學高材而訥於言論有郭公者精卜筮璞從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呼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荒乎於是避地東南至廬江時江淮清晏太守胡孟康安

之憮心南渡璞爲占當敗康不信璞促裝欲去而愛主人婢術致之乃攜婢去後數旬廬江果陷元帝爲晉王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尺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莫識璞著江賦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著

客傲以自解有曰支離其神憔悴其形形廢則神正跡
麄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孫傲俗者不得以自
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灰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
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蕩其後璞以母憂去王
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
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其字曰嗣祖嗣
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遊
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
上相尋必客主有殃也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
觀之見璞裸身被髮啣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

毎囑卿勿來非但禍吾卿亦不免天實爲之將以誰咎故璞終嬰王敦之禍而彝亦效蘇峻之難敦將舉兵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在雙栢樹下既至果然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各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當自知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彫零及康帝卽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耶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如是耶長順者

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新生白狗莫知所來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異於常狗將出共視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更撰新林十篇十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

李淳風

淳風幼俊爽博涉羣書尤明天文曆筭陰陽之學貞觀初以駁傅仁均曆議多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尋又上言曰今靈臺候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疎漏實多臣按虞書稱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是古以渾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太宗異其說因令造之至貞觀七年造成其制以銅爲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鼇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名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于四極之外備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儀圓經八

只有璿璣規道月遊天宿矩度七曜所行並備于此轉于六合之内第三名四遊儀玄樞爲軸以連結玉衡遊筩而貫約規矩又玄樞北樹北辰南距地軸傍轉于内又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時稱其妙尋轉太史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曆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初太宗之世有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淳風卜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

命必無禳避之理王者不欲多恐枉及無辜且據上象

今已成伏在宮内更三十年必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

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

少壯矣龍朔三年改授秘閣郎中時戊寅曆法漸差淳

風又增損劉焯皇極曆改撰麟德曆奏之術者稱其精

密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閣錄并演齊人要術等

凡十餘部多傳於代

袁天綱

天綱成都人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

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

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年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爲左衞率武德中俱以事流嶲州見竇軌謂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閒邪然赤脉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爲益州行臺僕射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都督武后之幼也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其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

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君若爲女當作天子張行成馬周
見天綱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
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
長也張冕得官終位宰相其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
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既盡矣如期以火山令
卒子客師亦傳其術時有長社人張憬藏技與天綱埒
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
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
卿相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人目修緩法曰豕
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沒

入掖庭裴光庭當國惧藏以紙大署台字拔之光庭曰
吾旣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玄宗時有僉
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夭壽裴冕爲河西留後梁鳳輒言
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洛
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絶之俄
而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答曰雒日郎滅
蜀日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卽位而冕薦於帝拜都
水使者梁鳳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責驛
吏搒之吏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
揆盧允毀服紿謁梁鳳不許二人語以情梁鳳曰李自

舍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巳相擢允吏部郎中

耶律楚材

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身長八尺美髯宏聲世祖偉之世祖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於野其後果驗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而耶律儒者將何用之楚材曰治弓須用弓匠亦猶治天下當用治天下匠耳西域曆人奏五月望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

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否至期果蝕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殂一日從帝至東都度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其名角端能四方言好生惡殺乃天降符以告陛下也陛下天之元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乃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楚材獨收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以愈初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中原官吏多聚斂自私而官無儲偫近臣別迭等因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南伐軍需所資

若均定中原地稅商稅及鹽酒鐵冶山澤之稅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謂無補哉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可趙昉等皆寬長者參佐皆省部舊人爲之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金帛帝大喜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如此即日拜中書令舊制凡攻城對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爲拒命既克皆屠之汴梁將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於外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復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

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置編修所於燕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帝議列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之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稅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丁酉楚材奏命宣德周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

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
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辛丑帝
疾篤醫言脉已絶皇后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
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因
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
奏請肆赦帝首肯是夜醫者候脉復生翌日瘳冬十一
月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言不可左右皆曰不
騎射無以爲樂獵五日遂崩於行在所甲辰五月楚材
薨年五十五

滑稽

淳于髠

髠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客有見髠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客以謂髠髠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善謳者寡人未及試亦會先生至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髠見壹語連三日三夜髠者齊之贅壻也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

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朝羣臣行誅賞奮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方威王之八年也楚大發兵加齊王使髡之趙請救賫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田傍有禳者操一肩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賫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

辭行至趙趙王與精兵一萬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髡對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䠆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三日

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懽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東方朔

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卽位徵天下舉賢良方正文學才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採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

史足用十五學擊劒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

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
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
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
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
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
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外戚

梁冀

冀梁商之子也初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陽加元年
女立爲皇后妹爲貴人以商爲大將軍商因稱疾不起

商卒子冀嗣冀為人鳶肩豺目洞精矘眄口吟舌語性
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
走狗騁馬鬭雞父商所親客呂放頗與商言冀之短商
以讓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
周舉等分行州郡索貪汙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埋其
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
軍冀及其弟河南尹不疑貪饕縱恣枉害忠良等十五
事書奏京師震竦及帝崩冲帝時在襁褓太后臨朝詔
冀與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
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

閒而惡之遂爲殺帝而立桓帝并殺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懼焉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封不疑爲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前所襲合三萬戶遂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壽色美而喜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又封不疑子馬爲潁陽侯胤子桃爲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復五十七人冀在職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

行內外百僚側目天子拱手而已不得有所覩貢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陳災異日蝕之變咎在於冀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成謀誅冀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

佞宦

董賢

賢雲陽人哀帝立賢以太子舍人為郎賢傳漏在殿下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為駙馬

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嘗
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褏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
乃斷褏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
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
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
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
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
遷賢父恭為少府賜爵關內侯又以賢妻父為將作大
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
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

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乃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夫躬宜陵侯寵方陽侯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冤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

弟喜及上舅丁明皆相繼為大司馬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寖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以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惟稽古建國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

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欲令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寵賢聞賢當來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

以賓客均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大夫常侍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得幸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爲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爲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厥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畧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

如是意不悅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皆在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悅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矣賢第新成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乃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謁者即闕下冊免賢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

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莽復風大司徒光奏
賢罪惡暴著自殺伏辜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
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父恭弟寬
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縣官斥賣董氏財
凡四十三萬萬賢旣見發贏診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
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
聞之大怒以他罪擊殺詡

李延年

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
法腐給事狗中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

悅之及入承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爲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絃之延延年善承意絃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恊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久之寢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

宦官

魚朝恩

至德初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寶應中還屯陝代宗避吐蕃東

走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之功朝恩媢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譖肅宗雖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故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子儀王室再安朝恩内慙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寮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反邪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爲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朝恩怙貴誕辭每折愧坐人欲出其上時元載爲相雖強辯亦拱

默聽之唯禮部郎中相里造往返不屈朝恩謀將易執政會百官於都堂言宰相和元氣輯羣生今水旱不時饑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宜須退避賢路坐皆失色獨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焉且軍容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自足而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繼也百司無稍食皆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耶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朝恩執易升坐百官咸坐朝恩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而未發會朝恩有

養子令檄者尚幼爲内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
恩朝恩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
荅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檄稱謝矣帝笑曰小兒章服
大稱帝以故不悦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
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温周皓温方屯陜而皓爲射生將
自是朝恩隱謀與語悉爲帝知帝倚載決除之懼不克
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
衛皓統之而温握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
山南西道以温代節度鳳翔陽重其權寔内温以自助
載又議析鳳翔之郿與京兆以鄠盩厔及鳳翔之寶雞

與抱玉而以興與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封殖不知爲虞也載留温京師未即遣約與晧共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會寒食宴禁中朝恩素服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以見之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尚悖傲強辯晧與左右擒而縊殺之

執拗

商鞅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座病魏惠王親往問

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
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
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
王許諾而去公孫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
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
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
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公叔既
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乃遂西入秦因
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
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

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旣用商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

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

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爲築冀闕宮廷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稱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公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

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
之有腹心疾非魏幷秦秦卽幷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
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
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
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
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
使衛鞅將而伐魏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
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
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孫
座之言也

王安石

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曾鞏携其文以示歐陽脩脩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嘉祐三年安石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極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以合先王之政矣俄直集賢

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恨不識其面
未幾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神宗在潁邸韓維爲
記室毎進講則曰此非維之說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
子庶子又薦自代神宗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
林學士兼侍講帝問爲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
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太宗爲二年拜參
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
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上曰今所施設
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
以爲然於是設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

之同領之安石今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僱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金

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
馬者戸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
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
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
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
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
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祗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
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韓琦
諫疏至帝感悟欲從琦而安石遂求去司馬光答詔有
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帝爲巽謝

令呂惠卿諭旨安石乃不去於是御史劉述錢顗程顥陳襄陳薦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等皆以不得其言相繼去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初安石在侍從每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後世所當行及爲參政而孫覺李常爲諫官遂列奏請舉行之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也三年拜同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帝大恐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并責監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被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帝問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

亦不足惜也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所
麗韓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
壞朝廷留之安用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
以阻奸至比之共鯀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
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
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幷爾閼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
公著韓維安石籍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
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
者也悉排斥不遺力安石子雱爲人慓悍陰刻舉進士
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召見除太子

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携
婦人冠以出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
安石遽曰兒誤矣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對朝
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
不免此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監安上門鄭
俠上疏繪流民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
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
亂天下帝亦疑之乃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復
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
夕汲引之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

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
惠卿實欲其自得政忌安石復用絳覺惠卿意密白帝
請召安石八年安石復相十月彗出東方帝曰聞民間
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
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
帝慰勉起之及雱憤恚死安石屢謝病求去上亦厭之
罷爲鎭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復用馮京知
樞密以其不黨安也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換特進改
封荆元祐中卒年六十八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
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以是知其

第二十四卷

世系部 臣十五

奸篡

卷二十四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臣紀十五

奸纂

趙高

高閹人也始皇巡狩至沙丘道病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而始皇崩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陰謀

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死行遂從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爲皇帝趙高爲郎中令二世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恐諸公子欲與我爭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大臣皆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可因此時按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相連逮

者不可勝數而六公子一時戮死於社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用法益刻於是戍卒陳勝等皆起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卽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卽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使高決諸事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劫進諫二世下去疾斯劫吏案罪去疾劫自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八月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

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高前數言關中盜無能爲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章邯等軍數却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盡畔秦吏聽諸侯諸侯咸衆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

何不止衞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樂遂斬衞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勿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勿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

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議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夷高三族以徇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降沛公至項籍殺之

王莽

莽字巨君孝元后弟父曼蚤死不侯莽羣兄弟皆將軍

五矦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莽折節爲恭
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
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獨謹鳳且死以託
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叔父成都矦商上
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中郎陳湯等皆
當時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新都矦
遷騎都尉侍中爵位益尊節操愈厲散輿馬衣裘振施
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卿佐故在位更推薦之是時大司
馬曲陽矦根薦莽自代遂擢爲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
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賞賜邑錢悉以享士

愈爲儉約成帝崩哀帝即位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冤訟對賢良策深訟莽於是徵莽歲餘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即日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拜莽爲大司馬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平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信乃盛尊事光而引光女壻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

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即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羣臣因奏言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當如霍光故事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太后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遂賜號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莽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太后不宜親省小事惟封爵乃以聞時帝方卜后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

外家其勿采公卿大夫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今當立
后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
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遂
立爲皇后初莽白太后以帝幼年奉太宗爲成帝後宜
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
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
山不得至京師恐其與已爭權也五年冬平帝疾莽作
策請命於泰畤戴璧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於前
殿勑諸公勿敢言十二月平帝崩時元帝世絕而宣帝
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

不得相為後乃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
以為卜相最吉是月前煇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
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
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
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王舜謂莽非敢有他但欲稱
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明年改元曰居攝安衆侯劉
崇與相張紹謀誅莽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
輕也宜尊重以鎮海內五月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
皇帝二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
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今共行天罰誅莽

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圉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以符命自立爲眞皇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改號曰新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爾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舜良久曰莽必欲得

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
出漢傳國璽授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
族滅也莽既得傳國璽又欲改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
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
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
莽因曰此誖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
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率羣公奏
上皇太后璽綬鴆殺王諫而封張永初莽為安漢公時
又謟太后奏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
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墮壞孝元

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篹食堂旣成名曰長壽宮太后至長壽宮見孝元廟廢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有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太后沒年八十四沒後十年而漢兵誅莽孺子嬰三年莽篡位十八年而更始代之凡二年而光武卽皇帝位

董卓

卓臨洮人饒膂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中平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

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不受命及帝崩大將軍何
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宦官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
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上書曰中常侍張
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
癰雖痛勝於內食臣請收讓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
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
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引兵遽進遂有
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
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
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

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大盛乃廢帝而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又遷何太后於永安宮旋弑之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兵大掠淫虜婦女謂之搜牢卓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恣意殺虐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時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初入京師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任吏部尚書周毖侍中伍瓊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孔

伷爲豫州刺史張咨爲南陽太守初平元年韓馥袁紹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毖陰爲内主黃巾餘黨又衆十餘萬轉寇太原破河東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乃鴆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太尉黃琬司徒楊彪爭之不能得而伍瓊周毖又固諫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吾用善士而諸君到官郎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毖而遷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於是盡徙洛陽數百萬人口於長安悉燒洛陽宮廟官府人家二百里内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

蓋收其珍寶而入長安百官奉迎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蓋兄弟諸子皆典兵事結壘于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卿以下祖道於横門外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煑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亾失七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三年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陳

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帀令呂布等扞衞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布伏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布應聲持矛戟刺卓趣兵斬之內外士卒皆稱萬歲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大曙如是積日又聚董氏之尸焚之塢中珍藏有金三萬斤銀九萬斤錦綺奇玩如山積

魏曹操

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桓帝時曹騰爲中常侍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嵩本姓夏侯氏嵩生操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好飛鷹走狗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操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謂是中惡風走告嵩嵩驚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汝叔言汝中惡風有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耳自後叔有所告嵩終不信於時惟梁國喬玄南陽何顒知操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又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名邵與從兄靖俱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

月旦評操詣劭問曰我何如人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
世之姦雄也操喜而去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
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
以脅太后操聞而笑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
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
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
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京
都大亂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初
平元年正月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
岱河內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

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表術濟北相鮑信同時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為盟主操行奮武將軍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宮室是時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操言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以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諸將不能用操兵少乃詣揚州募兵得四千餘人是時袁紹代韓馥為冀州牧鮑信謂操曰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一卓也且可據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青

州黃巾衆百萬人兗州乘鋭轉入東平劉岱擊之爲賊所殺信乃迎操領兗州牧而自擊黃巾於壽張東操追黃巾至濟北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鋭者號爲青州兵遂往征陶謙拔其五城初張邈少時好俠操與之善操之攻謙志在必死以父嵩見害於謙也勑其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孟卓邈字也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已而張邈與陳宮叛操以迎呂布頼荀彧保鄄城程昱說范東阿卒完三城以待操二年操襲定陶呂布夜走東奔劉備張邈詣袁術請救爲其衆所殺兗州平建安元年操軍臨武是時董卓已爲王允誅滅

允又爲卓將李傕郭汜所殺長安大亂車駕復還洛陽矣操乃將兵詣洛見天子董昭等勸操遷都許下操遂自稱大將軍迎天子都許昌時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畧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都尉乃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歲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幷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也建安二年操討張繡三年東征

呂布屠彭城悉平之四年袁紹既幷公孫瓚進兵攻許諸將皆恐操曰紹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祇足爲吾奉也五年車騎將軍董承等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共誅曹操謀泄操殺承等六年操將征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遂擊備破之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操還官渡紹卒不出卒破紹斬其二將顏良文醜七年

操軍譙復以太牢祀喬玄復進兵官渡紹自軍破嘔血死八年表譚表尚夜逝九年操攻鄴十年冀州平表尚與熙奔遼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栢或說操遂征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康斬尚熙傳其首諸將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十三年南征劉表至赤壁與劉備等戰不利於是軍大疫多死乃引還劉備遂有荆州江南諸郡十四年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淝水軍合肥十五年冬作銅雀臺於鄴十六年張魯據漢中操進鍾繇討之而使夏侯淵等出

河東與繇會是時關東諸將疑繇欲見襲馬超遂與韓遂等叛操於是遣曹仁討超操自潼關北渡臨濟河為流矢所中韓遂與操有舊操欲離其黨於是交馬相語移時共道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超果疑遂卒為操所破十七年征孫權十八年進兵濡須口破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乃還自立為魏公加九錫始建魏社稷宗廟十九年立皇子熙等四人為王七月征孫權參軍傅幹諫不聽操自合肥而還十一月操遣華歆勒兵入宮收伏皇后殺之伏完

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操至孟津天子命置旄頭宮殿設鍾虡二十年西征張魯魯降封魯及其五子皆爲列侯二十一年操進爵爲魏王十月治兵征孫權二十二年操軍居巢孫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三月操引軍還二十三年金禕耿紀等欲挾天子以攻魏未成而敗操聞之怒召漢百官詰鄴盡殺救火居左者二十四年西曹掾魏諷謀襲鄴誅操不克死之是年孫權將呂蒙襲斬關羽操表權爲驃騎將軍荊州牧上書稱臣於操操以權書示中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侍中陳羣等陳說天命操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

二十五年正月操至洛陽死年六十六

晉王敦

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帝初鎮江東以敦為元帥進鎮東大將軍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時劉隗用事頗疏間王氏敦上疏訟導功德表至導封還敦敦復遣人奏敦初有重名又立大功既專閫外之寄手控強兵羣從貴顯故帝畏而惡之而引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敦不能平將作亂謂謝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

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即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帝遣王廙往諭敦敦不從復留之廙更爲敦用及敦至據石頭嘆曰吾不復爲盛德事矣放縱兵士大肆刧掠內外百官皆奔散刁協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百官公卿詣石頭見敦自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敦時患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堅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至是敦以太子有勇畧欲誣以不孝罪廢之得溫嶠辨說敦謀乃沮敦遂收周顗并戴淵殺之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然後見敦

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因數敦曰
公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
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小兒狂悖至此王導勸彬
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敦曰脚痛孰如頸痛敦改容爲首
官及諸軍鎭轉徙出免者以百數朝行暮改惟意所欲
將還武昌謝鯤言曰公至都來稱疾不朝今若朝天子
使君臣釋然則物情自服敦曰君能保無變乎鯤曰公
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
何損竟不朝而去還屯武昌以兄含爲荊州刺史以義
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帝憂

憤成疾而崩大寧元年敦移鎮姑孰明帝使侍中阮孚賫牛酒犒勞敦稱疾使主簿受詔敦以王導爲司徒而自爲揚州牧又以王含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荆州彬爲江州以沈充錢鳳爲謀主鄧嶽周撫謝雍爲牙爪敦無子養含子應爲子及敦病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耶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我死之後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作謀須敦

死後作難帝欲討敦知其爲物情所畏乃僞言敦死下
詔討鳳等餘皆不問敦聞詔病轉篤乃以含爲元帥上
書罪狀溫嶠遂遺含書曰今日之舉謂可得如大將軍
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今大將軍來屯
於湖漸失人心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恩與賢
哲弘濟將鄭劉遐蘇峻不謀同辭導雖不武情在寧國
謹明目張膽以爲六軍之首矣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
一人事猶可追宜早思之及含軍敗敦聞而怒曰我兄
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
復臥鳳等至京師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俄而

敦死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

黃巢

巢曹州人世鬻鹽富於貲善擊劒騎射喜養亡命咸通末歳饑盜興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殘曹濮二州先時謠言曰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及仙芝盜起時議畏之巢喜亂即與羣從八人募衆數千以應仙芝之轉冦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闗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賊於是放兵四畧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追擊

賊、迺遣衙將士爭取之率逗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隋
州執刺史據安州北掠齊魯入鄆州殺節度使薛崇沂州
及仙芝之爲宋威所獲傳首京師其衆復推巢爲主巢自
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萬餘舉
掠淮南時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
迭相矛盾以至九流濁亂小人讒勝賢豪忌憤退處草
澤既一朝有變天下離心故巢之起人士多附之巢馳
檄四方章奏論列皆目朝政之弊皆士不逞者之辭也
會巢兵在江西者爲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郟
城襄城陽翟者爲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其賊帥多爲

節度使裴璩斬獲死者甚衆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隨即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璆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趨建州遂入閩圍福州觀察使棄城走巢入城焚燒室廬是時閩地諸州皆沒有詔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以拒巢巢復轉陷桂管進寇廣州執節度使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入關因詆宦豎亂朝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及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贓等皆當時極敝廣明元年巢遂自桂編大桴沿湘下衡永破潭州走招討李係朗州兵十餘萬殲焉投胔蔽

江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十月巢據荆南會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陀以五百騎釘轡藻韉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爲怯明日賊騎乘以戰而馬識沙陀語呼之輒奔還官兵伏於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巢懼度江東走或勸巨容追賊荅曰國家多負人事平則得罪因止不追故巢得復整其衆攻鄂州入之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攻臨安還燬宣歙等十五州復以計破殺駢將而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濟采石侵揚州當此時也高駢按兵不出巢又悉衆渡淮妄稱率土大將軍整衆不復剽掠矣所過惟取丁壯益兵而已進攻汝州

遂陷東都東都留守劉允章率百官出迎賊巢入勞問
里閭晏然允章之力也明日夾攻關王師潰田令孜奉
帝趨咸陽賊自東都抵京師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
灞上巢乘黃金輿入自春明門登太極殿宮女數千迎
拜稱黃王巢喜曰殆天意歟初入京見窮民皆抵金帛
與之甫數日遂大掠縛居人索財物富家皆跣而驅爭
亂人妻女火廬舍不可貲宗室侯王屠戮無類矣巢遂
舍含元殿即帝位號大齊是時乘輿走至成都巢使朱
温攻鄧州陷之以扼荆襄遣林言尚讓寇鳳翔爲鄭畋
將朱文通所破不得前畋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河涇

原節度使程宗楚爲諸軍行營副都統唐弘夫爲行營司馬弘夫扳咸陽桃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邠涇軍爭入競掠貨財子女巢伏野次與之見其備弛即遣賊率衆數百掩邠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至相與出讙迎時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賊至皆負重不能走是以甚敗巢復入京怒民迎王師縱擊殺人萬餘人血流遍溢謂之洗城明年正月鴈門節度使李克用遣將夜襲京師火脅聚時諸鎮兵亦至克用遣部將楊守忠等最先進擊賊渭橋呼聲動天巢夜奔入商山委輜重珍貨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復得整軍去

四年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東壁汝州破尚讓於太康取萬級獲械鎧馬羊萬計巢大恐解而去克用追巢巢引殘衆走封丘克用追敗之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克用鬭之急擊巢河瀕巢渡河夜走胙城入兗句奔兗州克用追至獲男女馬牛萬餘乘輿器服等擒巢愛子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巢計蹙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奸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言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并殺其妻子巢從子浩衆七千爲盜江湖閒自號浪蕩軍天復初陷瀏陽殺掠甚衆

湘陰彊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擊殺浩

安祿山

祿山營州柳城胡也祿山忮忍多智善測人情通六蕃語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壯其語因釋不殺祿山遂乞與守珪為養子擢幽州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媚事之多出金帛結其左右利貞入朝盛言祿山乃授營州都督自是使者往來一口同稱玄宗始以為才天寶元年以平盧為節度祿山為使兼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畧使又代裴寬為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三年祿

山入朝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長官御史中丞俱餞鴻臚亭祿山陽爲不敏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堪委托願以身爲陛下死天子以爲誠憐之令見太子不拜祿山曰臣不識太子何官也帝曰太子者吾百歲後將付以此位者也祿山即佯驚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當萬死乃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爲貴妃兒每拜必先妃而後帝帝怪之祿山對曰蕃人先母而後父帝大悅六載進御史大夫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祿山恃恩入謁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鉷趨拜卑約祿山

惕然不覺自磬折林甫與語揣知其意便迎折之祿山大駭故每見林甫雖盛寒必流汗林甫亦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己袍祿山大德林甫呼為十郎祿山還鎮留麾下駱谷居京師駱谷每奏事還祿山必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死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然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帝為起第京師服御等雖乘輿不能過焉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酣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又自以無功而

貴見天子盛開邊乃結契丹諸酋大置酒既酣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人獻馘闕下帝不審卽賜祿山鐵券封柳城郡公進爵東平郡王九歲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祿山又求兼河東遂拜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祿山中流矢走平盧祿山不得志乃上言欲悉兵討契丹以報帝詔朔方節度使何布思會討之布思多權畧祿山素忌才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轉入漠北爲回紇所畧奔葛邏祿祿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懼執布思送獻之京師祿山已得布思之衆兵益雄愈偃肆太子及宰相屢言祿

山反帝皆不信至是國忠建言乞追還覘以驗厥狀祿山得其謀即馳入謁帝意遂安十三載來朝謁華清宫對帝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因是必欲殺臣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詔還鎮又請爲閑廐隴右羣牧等使祿山既總閑牧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十四年祿山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元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他日二人見上言曰臣有一策可以坐消祿山反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

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又不發更遣中使以珍果賜祿山欲以潛察其變中使受賂還言祿山無反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保無異志卿等勿憂也冬十一月祿山反范陽祿山詐為勑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將兵入朝討楊國忠遂濟河下陳留滎陽遂入關上走蜀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猶未食民獻糲飯雜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逆致陛下播越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寧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闕門之外陛下

皆不得知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百姓皆走驛官無煙相與枕籍而寢貴賤無復辨識矣次馬嵬乃賜國忠及貴妃死祿山遂僭號東京是年太子即位靈武時賊將既陷長安日縱聲色財利故車駕入蜀無追躡之患肅宗北行亦無西顧憂祿山既老愈肥目復盲又得疽疾性卞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祿山子慶緒乃與李諸兒共

祿山父子僭位僅三年

祿山父子僭位僅三年

朱泚

泚幽州人與弟滔並為李懷仙部將朱希彩為節度使頗委信泚大曆七年希彩為其下所殺泚衆方外屯而滔主牙兵乃潛諗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衆愕眙因共詰泚推知留後有詔即拜盧龍節度留後三年泚求入朝自幽州首為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身入衛既至見內殿賜賚甚厚泚之來滔攝後務稍稍剪落泚牙角泚自知為所賣乃請留京師帝因授滔節度留後而進泚太尉及滔合田悅

以叛陰遣人與泚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以示之泚惶懼請死帝勉之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焉及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救曜過闕下京兆尹供軍衆怒供給粗糲不肯食羣譟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邪今瓊林大盈庫寶貨如山乃盡甲反旗而鼓劫令言西行殺使者薄丹鳳門帝倉惶出走夜至咸陽思桑道茂之言復疾趨奉天都虞候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裒兵欲擊賊聞乘輿出乃帥家人子弟俱奔奉天赴難令言遂突入含元殿掠宜春苑入諸宮嚴兵

自固而未有所屬恐不能久以泚昔在涇原有恩且失
權日久乃相聚而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則事可濟
令言遂率百餘騎見泚泚偽讓不肯許弟留使者飲以
觀衆心是夜令言復率數百騎往見泚泚卽擁徒衆向
闕下舍前殿總六軍僭卽帝位國號大秦而自將兵偪
奉天時四鎮合兵萬人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
入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
北過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以分賊勢盧杞
曰漠谷道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之倘出乾陵
恐驚陵寢瑊曰自賊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

多矣今城中危急救兵至者惟四鎮耳若得營據要地則泚易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四鎮兵過是自驚陵寢不可上乃聽杞兵自漠谷進果爲賊所邀是夕四鎮軍潰退保邠州泚閱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初上至奉天詔鎮近道兵入援有言朱泚爲亂兵所立欲求攻城者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信之至泚僭位報聞盧杞自志貞又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溆獨請行上悅之溆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

難何以爲臣吾非不知徃而必死但恨舉朝無蹈難之臣耳遂奉詔詰泚泚陽爲受命館澈於客省尋殺之及泚圍奉天帝卒不詰問杞

秦檜

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二帝北遷金以檜及孫傅張叔夜何㮚司馬朴從至燕山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撻懶攻山陽檜遂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入見拜禮部尚書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朝士謂檜與㮚傅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三千八百里踰

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毅監而南就令撻懶縱之亦必質親屬安得與王氏偕行蓋檜在金庭首倡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其通虜明甚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發檜曰今非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九月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檜風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並任宜分內外頤浩遂建都督府於鎮江高宗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蠡之分職可也二年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檜罷前一日上謂直學士綦崇禮曰檜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若南人

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乎檜又言爲相數月可以聳動天下今未有也崈禮即以上意載訓辭播告中外然後知上亦疑檜之姦矣五年上駐蹕平江復召檜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即日授檜樞密使會浚求去帝問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故鼎復相浚遂謫永州始浚鼎甚相得浚先達力引鼎浚又嘗盛稱檜於鼎鼎曰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手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至是檜聞浚言深憾浚反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因以激怒鼎使擠浚也鼎素惡檜至是反信檜卒爲

檜所傾云八年拜檜右僕射吏部侍郎晏敦復[illegible]曰姦人相矣金使來議和與王倫偕至檜與宰執共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顓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既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決矣檜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羣臣預之凷遂力求去出知紹興府鼎既去檜獨專國決意和議中朝士以議和論不合者咸相繼去位矣檜方挾金人自重至是欲上行屈己之

禮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時諸將所向奏捷而檜力主班師九月詔岳飛還行在楊沂中還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飛軍聞詔旗靡轍亂飛口呿不能合於是淮寧蔡鄭復爲金人有檜盡收諸將兵詔給事中范同令諸將入對岳飛至入對曰如今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欲了即了耳檜領之於是世忠俊並爲樞密使飛爲副使三人累表辭謝檜與上約荅詔視常期率遅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檜別下詔命三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爲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陞黜賞罰得專達之諸校喜於自

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受元樞之制以出其所
部皆已散去導從盡是客院之人三帥始知兵柄見奪
洪皓歸自金致金酋室然寄問之語檜聞之深以爲憾
令李文會論之皓遂貶英州後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
刺檜不中檜引問之曰你莫心風否全曰我不是心風
舉朝上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肯殺故我便要殺你
自是檜出列大兵長挺以自衛自檜擅政屏塞人言故
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陰私以取寵求媚中
有一二恐觸忌諱只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
以塞責至有論檜乘金根車置益國官屬并議九錫者

檜聞之安然以太廟靈芝之檜為華旗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筆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之又陰結內侍及醫師伺上動靜郡國大事只申臺省上不聞也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不敢他語惟盛稱秦檜勲業明日檜入忽問曰昨日奏事甚久執政皇恐曰某惟誦太師勲德語終即退實無他言檜嘻笑曰甚荷蓋已嗾言事官上章矣執政甫歸閣彈章副本已封其忮刻如此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柔

佞易制之徒言官聽檜彈擊者輙以政府與之故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二人然甫入即出或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以金人敗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朱子曰秦檜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膝褲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檜但到這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高宗初見檜能擔當和議遂以國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止高宗所惡之人檜引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檜皆擯去之舉朝無非檜之人高宗更動不得了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四終